

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考察

赵 葵 欣

论文提要：武汉方言（西南官话）里有一种在句尾用第三人称单数“[tʰa⁵⁵]”（本文记作“它”）的句子。主要有三种形式：（1）与处置标记共现的“把”字句。如“把窗户关它”；（2）没有处置标记的宾语前置句，如“盘子收它”。（3）表示听任、任凭的兼语句“尽他去冻病它”。前两者都表达对听话人的要求或希望，也就是一种表达祈使的处置句。第三类则表达说话人不满意的听任情绪。前两类句尾“它”字句动词部分有三种结构：①光杆动词；②动词后带“了”；③动词后带有结果补语。第三类句式则要求动词部分必须有结果补语同现。句尾“它”在这三类句式中指代功能都已减弱，主要承担的是完句和舒缓语气功能。

关键词：复指代词 句尾“它”字句 处置句 武汉方言

武汉位于湖北省东部，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其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武天片，是西南官话代表方言点之一。由于武汉话与普通话之间不存在交际障碍，所以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在语法上武汉话与普通话基本一致，因此研究也少有关注。但其实武汉方言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其语法在表现上有许多与普通话不同之处，本文研究的句尾“它”字句就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一句式，朱建颂（2009:36）仅提供有少数几个例句，赵葵欣（2012a:188-189）也只在讨论武汉方言处置句时有所提及，但更为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对句尾“它”的功能的探讨还非常不够。因此本文拟全面考察武汉方言中的句尾“它”字句，描写其语表形式、语义功能及句尾“它”在这种句式中的语法化轨迹。

本文研究的武汉话以汉口城区话为主体。例句一般不加特别说明，但在出现一些较难理解的方言词汇时，将在例句的后面用括号给出普通话的语义解释。

一、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的三种类型

句尾“它”字句是指在句尾用第三人称代词单数[tʰa⁵⁵]的句子。为了书写方便，这个“[tʰa⁵⁵]”本文记作“它”。武汉方言的句尾“它”字句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1 （施事）+把+受事宾语+动词部分+它

这是一种与处置标记“把”共现，表示祈使或要求的“把”字句。武汉方言处置标记用“把”，在部分“把”字句里，句尾可以用一个“它”来复指“把”后的受事宾语。这一句式动词部分又有三种情况：

1.1.1 （施事）+把+受事宾语+光杆动词+它，例：

- (1) 快去把碗洗它，莫紧坐倒那里看电视。
- (2) 下雨了，快去把窗户关它。
- (3) 你等哈子（等一下），我把水倒它再来。

1.1.2 （施事）+把+受事宾语+动词+了+它，例：

- (4) 你先把饭煮了它。
- (5) 你把这件大衣送出去洗了它。
- (6) 你去把头发剪了它。

1.1.3 （施事）+把+受事宾语+动词+补语+它，例：

- (7) 快把作业做完它，不然不让你看电视咧。
- (8) 把这些不要的东西都搬走它。
- (9) 还快不去做作业？你想把我气死它啊。

这种句尾“它”字句大都是表示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如例（1）表示说话人要听话人“快去洗碗”；例（2）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赶快把窗子关上”。后面的例（4）-（8）也是如此。但这种句式也可以表示说话人或听话人将要或打算对某物进行某种处理。如

例(3)是说话人自己将要**对“水”做“倒掉”的处理**,也就是说话人自己将要去“把水倒掉”;例(9)则是说听话人打算做出“把我气死”这样的**动作**。

1.2 受事宾语+动词+它

这是一种受事**宾语前置句**。没有**处置标记“把”**,而直接将受事**宾语前置**于**动词**,然后在句尾用“它”来**复指**前面的受事**宾语**。这种句式也是表示**对某种事物采取某种处置**。如:

- (10) 盘子收它,不用了。
- (11) 凉水倒它,重新灌点热的。
- (12) 这些不要的东西我都丢(扔)它咧。
- (13) 未必你不晓得屋里经济困难,这贵的衣服快去跟 我退它。
- (14) 菜都吃完它,剩倒蛮讨嫌(很麻烦)。

“盘子收它、凉水倒它”等就是“把盘子收起来、把凉水倒掉”的意思。后面的例子也都一样。这种句尾“它”字句也是多用来**表达祈使或命令**。但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也表示说话人将要做什么事,如例(12)就是说“这些不要的东西我要把它们扔掉了”。

从形式上看,这种句式很容易让人以为是1.1“施事+把+受事**宾语**+**动词**+它”**处置式省略处置标记**而来。但如果是从“施事+把+受事**宾语**+**动词**+它”**句式省略而来的话**,如果出现**施事主语**,应该是“施事+受事**宾语**+**动词**+它”**这样的语序**,也就是**施事应该在受事**宾语**前的**。但是武汉方言中的**这类句尾“它”字句**如果出现**施事的话**,施事是放在**受事**宾语**之后的**,而不能出现在**受事**宾语**前**。比如例(12)“这些不要的东西我都丢(扔)它咧”,施事“我”只能在**受事**宾语**“这些不要的东西”之后出现**,而不说“*我这些不要的东西都丢(扔)它咧”。可见,这两种句式虽然形式上相近,但似乎并不能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演变关系**。

1.3 尽/等+主语+动词+补语+它

这是一种**表达听任、任凭语气的兼语句**。例:

- (15) 我要他多穿点衣服啊,他硬是不听。
——你莫管他,尽他去冻病它。
- (16) 你喝得太多了,莫喝了。
——莫管我,尽我喝醉它。
- (17) 开车慢点,也不晓得说了几多遍了,总是不听。
——莫管他,等他去撞死它。

“尽他去冻病它”、“等他去撞死它”都是有可能产生一种**不好的结果**,但是**说话人认为就算有这种不好的结果也是因为不听**劝告****,所以**任凭这样的结果发生**,有一种**不满的语气**。例(16)则表示**说话人虽然知道会有不好结果,还是愿意听凭其发生**。

以上从**语表形式**整理了武汉方言里句尾“它”字句的**三种格式**:与**处置标记“把”共现的**处置句****、**受事**宾语前置**处置句**和**表示听任语气的**兼语句****。下面具体

讨论这种句尾“它”字句的**内部结构**及“它”的功能。

二、句尾“它”字句的内部结构

关于这一句式的**内部结构**,本文主要讨论武汉方言中这种句式对**动词**和**补语**的**限制**。下面分别论之。

2.1 动词的限制

动词的限制,就是什么样的**动词能进入句尾“它”字句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动词的分类**。在此,我们引进“**动词的过程结构**”这一概念,主要依据郭锐(1993)的研究成果来讨论武汉方言中能进入句尾“它”字句的**动词类别**。

动词的过程结构由**动词表示的动作或状态的内部过程**可能具有的**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构成**。根据这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郭锐(1993)将**汉语动词**分为了5个大类:Va. **无限结构动词**、Vb. **前限结构动词**、Vc. **双限结构动词**、Vd. **后限结构动词**和Ve. **点结构动词**。

Va **无限结构动词**是无起点、无终点,续段性极弱的**动词**,如:以为、像、舍得、记得、值得等。Vb **前限结构动词**的特点是有起点,但无终点,续段很弱,如:知道、了解、当心、熟悉等。据郭锐(1993)的考察,汉语中这类**动词数量很少**。Vc **双限结构动词**的特点是有起点、有终点、有续段。如:放心、害怕、信任、病、表演、猜、等、搬、洗等。但是由于**起点、终点、续段的强弱不同**,**双限结构动词**又可以分为5个小类。Vc1—Vc3 这三类虽然**起点、终点、续段这三个要素齐备**,但是**续段和终点很弱**。如:爱、流行、闭等。Vc4和Vc5类与前三类相比,**动作性增强**,Vc5类**动词终点性更强**。如:比赛、测验等。Vd **后限结构动词**的特点是有**续段和终点**,但没有**起点**,如:产生、建立、解放、离开等。Ve **点结构动词**的特点在于其**瞬时性和变化性**,即总是表示**某种性质的突变**,动作一开始也就**结束**,并产生一定的**结果**,从而从**一种性质进入另一种性质**。如:出来、毕业、断、死等。

根据这一分类,笔者考察了武汉方言常用**动词**后发现,能进入句尾“它”字句的**动词**主要是第3类**双限结构的第5小类**,即Vc5类**动词**。这类**动词**的特点是有**起点、终点**,有**续段**,且**续段性强**,也就是**动作性强**,而且**终点更强**。以《武汉方言词典》(朱建颂1995)为依据,笔者将该类**动词较为穷尽的归纳**如下:熬、拔、搬、办、包、补、裁、擦、拆、抄、炒、扯、撤、吃、冲、吹、打、倒([tau³⁵])、点、掉、叠、定、订、丢、堵、刹、发、翻、放、分、改、割、刮、关、喝、划、画、换、剪、浇、锯、开、抹、埋、买、卖、磨、拿、捏、弄、泼、铺、砌、掐、签、撬、切、染、撒、洒、扫、删、烧、收、梳、刷、摔、撕、锁、填、贴、吐、退、吞、脱、挖、洗、掀、写、修、印、砸、栽、炸、摘、蒸、种、煮、装、做。

以上结果表明,能进入句尾“它”字句里的**动词**,

几乎都是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即使是Vc5类,也无法进入该句式,比如“参观、测验”等,都无法用在句尾“它”字句里。这也是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在动词制限方面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

2.2 补语的制限

武汉方言中句尾“它”字句动词部分虽然能带补语,但只有部分结果补语可以进入此结构,而其他状态补语、方位补语、趋向补语等都不能。如下面这些带有补语的句子在武汉方言中都是不能说的:

- (18) *把屋里清(打扫)得干干净净它¹。
 (19) *把书送把(给)他看它²。
 (20) *把东西放倒(在)桌子上它。
 (21) *把酱油递过来它。

而在另外一些方言中,如同为西南官话的常德方言里,趋向补语、一些有数量成分的结果补语都可以进入这种格式。如:

- (22) 把人喊回来它。
 (23) 把伢送回去它。
 (24) 把树砍成三截它。(易亚新 2007:284)

而在无处置标记的句尾“它”字句中,有的方言必须有表示结果的成分,如粤语广州话(麦耘 2003);有的方言动词后必须有结果补语或“了”等连带成分,如孝感话(左林霞 2001;殷何辉 2010)。武汉方言则以光杆动词为多,动词后带补语和有“了”的情况都比较少,且补语也跟带处置标记的句式一样只能是结果补语。如:

- (25) 墙刷白它。
 (26) 不要的都搬走它。

而像“*盘子收起来它”、“*菜买回来它”这样的句子都是不能说的。

三、句尾“它”的功能及语法化

首先,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指出,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的“它”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指代功能了。这也可以从无论前面的受事宾语是单数还是复数,句尾“它”都只用单数形;而且有时受事宾语并不是第三人称,如例(9)“你想把我气死它啊”,受事宾语是“我”,句尾也仍用“它”来复指得到证明。而在例(16)“尽我喝醉它”这样的句子里,“它”就根本找不到指代的对象了,所以说这时“它”的指代功能已经完全消失了。

“它”既然已经没有指代功能,那么在这样的句式中,“它”有什么作用呢?考察发现,根据句式中动词部分

的不同结构,“它”的功能也不相同,表现出逐渐语法化的倾向。

3.1 在动词部分为光杆动词的句尾“它”字句里,无论是否与处置标记“把”共现,句尾“它”都是必须的,不能省略,去掉后整个句子不再成立。如“快去把碗洗它”不能说成“*快去把碗洗”;“盘子收它”也不能说成“盘子收”。

另外,1.3结构“尽/等+主语+动词+补语+它”的句尾“它”也是必须的,去掉后句子也不成立或说起来觉得很别扭。

但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的“它”所承担的功能却是不同的。光杆动词结构中句尾“它”是一种句内成分,也就是句子内部必须的成分,在意思上相当于普通话的“了1”。“有些动词后面的‘了1’表示动作有了结果,跟动词后的‘掉’很相似。……这个意义的‘了1’可以用于命令句和‘把’字句。”(吕叔湘主编 1999:352)。光杆动词“它”字句的句尾“它”正是这样的功能。由于处置句总是要求动词后面必须有个东西,不能是光杆动词,所以在没有任何后补成分的情况下,这个句尾“它”实际上就行使了补语的功能,帮助句子自足。

而在1.3句式中,动词后已经有了补语,所以从句法上来说,句子应该是自足的。但是“尽他去冻病它、尽我喝醉它、等他去撞死它”如果句尾没有“它”,句子也不能说,所以笔者认为这个“它”是一种完句作用,帮助整个句子的独立。

3.2 在有结果补语的“它”字句里,“它”不是必须的,如例(7)、(14)都可以去掉“它”说成:

- (7) '快把作业做完,不然不让你看电视咧。
 (14) '菜都吃完,剩倒蛮讨嫌。

只是去掉“它”以后语气比较生硬。因此这些句子中的“它”起了舒缓语气的作用,是一种语气功能。

3.3 在动词后有“了”的结构中,句尾“它”原则上也不能去掉。如例(5)就不能说成:

- (5) '*你把这件大衣送出去洗了。

但是,如果有后继句,“它”又是可以去掉的。如例(4)和(6),如果加上后继句,说成:

- (27) 你先把饭煮了,我回来再做菜。
 (28) 你去把头发剪了,我就带你出去玩。

这样句子也成立。

这就启示我们,这种句式的句尾“它”也是一种完句功能。但“它”也还是一种句外成分,也就是说“它”并不参与组句,动词后的“了”表达了完成的补语义,

¹ 句子前加“*”表示该句子不能成立或容认度低。以下皆同。

² 该句的第二个“把”字,即动词后的“把”是“给”的意思,“送把他看”就是“送给他看”。关于“把”在动词后的用法问题,参见赵葵欣(2012b)。

因此没有“它”句子能成立，但是句子没有完的感觉，必须有后续句。而在句尾用了“它”，整个句子就完句了。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的“它”已经没有实在的指代功能。“它”主要是起完句和舒缓语气的作用。但是“完句”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它”作为一种句内成分，即动词后的补语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处置句。二是“它”为句外成分，帮助整个句子能独自成句。

武汉方言句尾“它”的这三种功能，体现了“它”逐渐语法化的过程：在充当动词后补语部分的时候，“它”有一定的表“结果”语义。然后进一步虚化，“结果”义丢失，转而承担一定的语气功能。继而表语气功能也减弱，只有句法形式上的完句作用。这种虚化过程也伴随着“它”由句内成分走向句外。至于为什么原来表复指的“它”会产生出表“结果”语义的补语功能呢？笔者认为其动因主要还是句法位置。具体来说，由于复指代词“它”一直处于动词后位置，而且紧接动词（因为宾语已经前置），所以在光杆动词做处置句谓语部分时，“它”就会被重新分析为动词后的附带成分，而处置句一般要求动词有一个结果，所以“它”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结果”语义，从而开始了“它”的语法化进程。当然，这个表“结果”的语义并不是“它”自身所有的，而是这一句式的句法位置赋予的，所以离开这个位置，“它”就完全没有这种意义了。这也进一步证明，句尾“它”的语法化并不是词汇意义的衍生，而是句法位置的作用。

最后，关于这个句尾“它”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古汉语的遗留，来源于早期汉语的处置式代词回指（Peyraube 1985、1996；石毓智、刘春卉 2008），如³：

(29) 还把身心细识之。 (《敦煌变文集》)

(30) 师便把枕头当面抛之，乃告寂。(《祖堂集》)
由于宾语前置后留下一个空位，如例(29)的“身心”、例(30)的“枕头”本来分别是动词“识”和“抛”的宾语，但是现在都用“把”提到了动词前，所以用一个代词“之”来填补这个空位，于是产生了这种处置句式。这个古汉语里的“之”在近代汉语里逐渐被“他”代替。如⁴：

(31) 把这个妇人恰待要勒死他。(《元曲选 货郎旦 / 第二折》)

(32) 你就先把折椅子院子死和尚给我背开他。(《儿女英雄传》)

武汉方言里的句尾“它”字句应该就是直承近代汉语而来。而且这个代词在句尾并没有实在的语义，所以虚化也就很容易了。

四、小结

本文研究了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的结构类型，并详细考察了该句式的内部形式特征及句尾“它”的功能。研究表明，武汉方言句尾“它”字句主要有三种形式：A. 与处置标记共现的“把”字句；B. 没有处置标记的宾语前置句；C. 表示听任、任凭的兼语句。前两者都主要用来表达对听话人的要求或希望，也就是一种表达祈使的处置句。第三类则表达说话人不满意的听任情绪。

这种句式在武汉方言里对动词的要求必须是双限结构的单音节动词，双音节动词几乎没有能进入该句式的例子。该句式动词部分主要有三种情况：光杆动词、动词后带“了”和动词后加补语。但是以第一种，即光杆动词居多。动词后加补语的结构虽然也能进入此句式，但非常受限，只有部分结果补语可以进入该句式，这和其他方言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显示了武汉方言这种句式的特点。

武汉方言里的该句式句尾“它”已经不具有指代功能，主要承担的是完句和舒缓语气作用。表现出由于句法位置而产生语法化的倾向。

武汉方言中的这种句尾“它”字句，在汉语的其他一些方言中也有。比如同为西南官话的常德话（易亚新 2007）、荆沙话（王群生 1994）；江淮官话的英山话（黄伯荣 1996）、九江话（干敏 2011）；吴语的苏州话（刘丹青 1997）、上海话（许宝华、汤珍珠 1988）；赣语的常宁话（占升平 2005）、宿松话（黄晓雪 2009）；湘语的汨罗话（陈青山、施其生 2011）、益阳话（徐慧 2001）；粤语的广州话（麦耘 2003）、香港话（张双庆 1997）等等。实际上据笔者考察，这种句尾“它”字句（当然不一定是“它”，根据不同方言中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不同，这个句尾的代词可以是如吴语的“伊”、粤语的“佢”等）在汉语方言中分布广泛，而且方言间存在很大差异。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拟另文讨论。

[参考文献]

- 陈山青 施其生 2011「湖南汨罗方言的处置句」，《方言》2011年第2期：142-152页。
干敏 2011「九江方言中的处置式“佢”字句」，《现代语文》19:146-149页。
郭锐 1993「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1993年第6期：410-419页。
李如龙 1997「泉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21-135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³ 以下例(29)、(30)转引自石毓智、刘春卉(2008)。

⁴ 以下例(31)、(32)转引自占升平(2005:36)。

-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广州方言研究』,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刘丹青 1997「苏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1-20页。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麦耘 2003「广州话以“佢”复指受事者的句式」, 『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515-524页,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潘悟云 1997「温州方言的动词谓语句」,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58-75页。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钱乃荣 1997『上海话语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 1981『广州方言词典』, 香港商务印书馆。
- 石毓智、刘春卉 2008「汉语方言处置式的代词回指现象及其历史探源」, 『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52-55页。
- 汪化云 2004『鄂东方言研究』, 成都: 巴蜀出版社。
- 王东、罗明月 2007「河南罗山方言“把+O+V+它”式处置式」,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84-87页。
- 王群生 1994『湖北荆沙方言』,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项梦冰 1997『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北京: 语文出版社。
- 辛永芬 2011「豫北浚县方言的代词复指型处置式」, 『中国语文』2011年第2期:164-168页。
-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1988『上海市区方言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易亚新 2007『常德方言语法研究』, 北京: 学院出版社。
- 占升平 2005 湖南省常宁市方言处置句式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 张洪年 2007『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增订版)』,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张双庆 1997「香港粤语的动词谓语句」,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动词谓语句』:247-262页。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 赵葵欣 2012a『武汉方言语法研究』,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2012b「汉语方言中处置、被动同标记现象探源——以武汉方言“把”为例的分析」, 『中国語学』259:106-123。
- 朱冠明 2005「湖北公安方言的几个语法现象」, 『方言』2005年第3期:253-257页。
- 朱建颂 1995『武汉方言词典』,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左林霞 2001「孝感话的“把”字句」, 『孝感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77-81页。
- Peyraube, Alain. 1985. Les Formes en ba en Chinois Vernaculaire Médiéval et Moderne. *Cahiers de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14(2):193-213.
- Peyraube, Alain. 1996. Recent Issue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In C.-T. James Huang, and Y.-H. Audrey Li(eds.),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61-214.
- dy on the Sentences Ending with “[t^ha⁵⁵]” in Wuhan Dialect
Zhao Kuixin
-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situations when sentences in the Wuhan Dialect end with “[t^ha⁵⁵]”(third-person pronoun, singular): disposal “把 [pa⁴²]” structure, patient subject structure and pivotal structure. In the first two situations, it conveys the speaker's demand and expectation of the listener while in the last situation, it expresses speaker's discontent. The predicates of first two types can be as ① bare verb, ② verb with“了 [niau⁴²]”, ③ verb with complement of result, but the predicate of third one must be: verb+ complement of result. In these sentences, [t^ha⁵⁵] 's function of coreference has been weakened. [t^ha⁵⁵]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completing sentence and making tone mildly.
- Key words:** resumptive pronoun sentences end with “[t^ha⁵⁵]” disposal sentence Wuhan dialect